

老丽中后门一小店的女主人

吕驾宇 (市直)

那一家小店正对着老丽中的后门。

通往学校后门的是一条不足五米宽的小巷，学校在小巷的这边，小店在小巷的那边，距离不足五米。

不记得这小店开出来有多少时间了，当时后门的这条小巷小店林立，开了关，关了再开，又关又开。

但随着时间推移，渐渐还是与这小店以及小店的老板娘有了一些关联。小店的店面只有二十来个平方，摆着四五张小长桌。店面后面是隔开的四五个平方的厨房。每天早上，小店供应的早点有稀饭、馄饨、面条、粉干，还有茶叶蛋。

有时我来不及早饭就到学校早自修，便会跑到这小店吃一碗稀饭，老板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小小的个子。知道我是学校的老师，她总是很客气地招呼，老师你吃什么。在我吃下一碗稀饭后，她又说，老师，要再给你盛一碗吗？

那一周是我值周。早自修后我在校园里巡查，突然发现十来个学生往后门跑，我就跟了过去，只见学生很顺利地通过后门，穿过小巷，进入小店。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上课期间学校实行的是封闭式管理，学生进出前后门都需要有班主任的签字条，于是我走过去，质问门卫，为什么不拦住学生，然后便进入小店，将学生全部赶出来——小店老板娘已经给这些学生盛好了一碗碗的稀饭，她哀求说，老师，你就让这些孩子吃了这碗稀饭再走好了啊，我都烧了一大锅的稀饭，他们不吃，我只能拿去倒了。

那个时候的我终究还是太年轻了，规章制度第一，对孩子的爱护被放到了第二位——我不理睬，将一个又一个的学生从小店里拎起，扔进学校，热闹的小店瞬间变得空荡荡的。

上课铃响后，学生都进入了教室，校园里冷冷清清。我走出后门，来到小店。老板娘见了，照例是热情地说，老师，你吃点什么？我说，希望你能理解我，这是学校的规定，我也没办法的。老板娘怯怯地应了一声，我理解的。然后在吃稀饭这间儿，我和这老板娘交谈了起来。渐渐得知了老板娘的一些情况。

老板娘老家在丽水乡下，嫁到城里，有了一个女儿，后来和丈夫离婚，女儿跟随女方。在城里，老板娘没有其他的住处，只能寄居在亲戚家中，随便干点零工混口饭吃。去年夏天，女儿考进了丽水中学，老板娘便跟随女儿来到学校边上，租了一间小屋，稍加修葺，便成了店铺，白天开店，收入刚够解决母女的吃饭问题，晚上，她和女儿便住在店里。

说着这些，老板娘掀开东边墙上的一帷幕，里面还有一八九平方的小间，铺着一张床，这正是母女睡觉的地方。老板娘说，她其实是很感谢学校的，学校知道她困难，给她女儿减免了学费，老师对

女儿也都很好。

吃完饭，我掏出一张忘了面额的纸币，递给老板娘，说，不要找了，便要走，老板娘不肯，拉住我，连声说不要这么多，不要这么多。但我还是执意走了。

此后，我还会断断续续地来到这小店吃早餐，每一次，老板娘都说，老师你不要付了，上次还留很多呢，但我总是会随手找出几枚硬币或者是一张五元的纸币，然后离开。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一天下午，我骑车经过后门往市政府赶，小店老板娘见到我，忙叫着老师，你停一下，你停一下，我有事情跟你说。我停下，她用手拉住我的摩托车，说，老师，我一亲戚送给我几条野生鲫鱼，你拿去烧给你儿子吃吧，我连忙摆摆手说，我有急事，鱼不要了。说着便发动摩托车走了，老板娘在后面大声地喊着，老师，你下班的时候别忘了来拿鲫鱼啊。

那天下班，我没有去拿鲫鱼。

第二天中午，我从外面吃饭回来，经过小店门口，老板娘又跑出来说：老师，你一定要将鱼拿走啊，这鱼小孩子吃了很好的。说着便要拉我到小店，我只好说，好的好的，先放你这里，等我下班再来拿。然后转身离开。老板娘又在后面叫着，老师，下午回家千万别忘了来拿啊。

事实上，那天下午我没回家，因为晚上有两个会，开完会已经九点多。我依然骑着车经过后门——老板娘早就等在那里了。她该不会一直都等在那里吧，我心里闪过一个疑问。果然她马上发现了我，说，老师，你等一下，然后转身进店。

只见她从一个水桶里倒出一些水，然后再拿出一个塑料袋，将剩下的水连同鱼全都倒进袋子，再拿出一个袋子，套起来，很小心地扎好口子，给我拎出来。我接过，有水，有鱼，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鱼，总之是沉沉的。我说了声谢谢，就走了，又听见老板娘在后面叫，老师，你回家养起来的时候，一定要让水龙头滴水，这样鱼就不会死了。

回到家，找了一个桶，倒出鱼，是十多条鲫鱼，将桶挤得满满当当的，按照老板娘的吩咐，让水龙头漏着几滴水。

隔了一夜，早上起来，发现水已经满出桶，两条鱼已经从桶里跳出，干瘪地躺在卫生间的地板上。

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老板娘有没有碰到过，从第一次叫我拿鱼到我最后拿走鱼，整整经过了两天。她最起码帮我养了两天一夜的鱼。

似乎拿了老板娘的鱼后，我就没怎么再到小店吃过早饭了。再之后，就是江滨拆迁，学校后门拆掉，砌成了墙，再后来，就是丽中搬迁，我彻底离开了龙门岭。一晃又是十多年，或许今日在街头碰到那女子，我也认不出她的模样了，不知道她是否好，也不知她长大成人的女儿如今怎么样了。

青田奶奶

彭秋群 (市直)

家乡的春天很短，方才惊觉紫荆花、樱花、桃花开出花苞，转眼她们已经铺满枝头，旋即细碎的小嫩叶渗进花丛，最盛的花期已谢幕。蔷薇开始漫出墙头，盛夏在前方雀跃。

短暂的春光里，住我楼下的青田奶奶总是拎回来一袋袋葱翠的野菜。爬上高高的香椿树采摘鲜嫩的香椿叶。在小区的空旷处铺开蔑席晒干笋干。她用忙碌的身影，提醒我春光不可负。

待到春末可以看到她在枇杷树下，扶着梯子摘枇杷，小区里人来人往，她给来往的人都递上一挂。等在桑树下看到她的身影，定是到了桑葚成熟的季节了。秋天的桂花盛开的季节，能看到她小小的个头隐在花丛中忙碌，应该是在收集桂花吧。或者拿着连壳的板栗，在逗小朋友玩，我时常惊呼，天知道她在城市哪个某角落寻得的。到了冬天，路上碰到她会塞给我一双桔子，小小的个头，粗糙的外皮，且告诉我，这个山里摘的，无公害的野桔子，放心吃呢。

青田奶奶原来住在乡下，是到城里来带孙子的。小孙子我见过，上小学的年纪，虎头虎脑的，大大的书包背在身后，青田奶奶说，男孩子要多锻炼，书包再重也要让他自己背的。我笑着点头，伸手摸摸孩子的脑袋，短短的头发，很浓密，有点扎手，皮实着呢！青田奶奶也笑咪咪回答，我们都是粗茶淡饭，养孩子没那么多名堂精。她接着说，喏，放学后我就让他下楼跑跑，下楼接接地气。

有阵子，我在小区楼下看到一整排的盆罐，种上葱香菜，墙角阳光浓烈，作物几天就收割一茬。青田奶奶和我说，是她种的。城里没菜地，种菜小区花坛里又给物业批评了。老人一脸无奈，缩着脖子低语，就排在墙根这里，物业总不会批评我了吧？她爬满皱纹的脸上，有点小委屈又有点调皮，可爱至极。哈，我也乐了，肯定不会批评你呢！

其实我还想说，这么真实有滋味的日子，可让我羡慕呢！

挖笋

刘远平 (景宁)

朋友打来电话约我去他驴友的女儿亲家东弄村挖笋，并嘱咐我带上锄头和蛇皮袋。

开电瓶车从县城出发不到15分钟就到朋友的朋友亲家家里，主人有事不在家，但朋友的驴友好哥早就在他亲家那里等我们了。好哥约60来岁，人看上去很干练，待人很和气。

竹山就在东弄村的厝后，步行也就三五分钟。一进竹山，就听到好哥说发现了一根长出地面十来厘米的笋。听到好哥发现了笋我立马兴奋起来，急急忙忙就跑过去看。好哥挥起锄头挖空了笋周边的泥土，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往下挖，足足挖了三四十厘米深才挖到笋根，他瞧准笋根一锄下去，一根热水瓶般大的、嫩嫩白白的笋被挖上来了。“哇，好大的一根笋！”我羡慕得大叫。

看到好哥挖到大笋的兴奋劲还没缓过来，我又听到朋友说发现了一根笋，我又急忙跑过去。等到朋友把笋都挖上来了，我才想起自己还空着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织网”，这时我才清醒过来。

我一个人穿梭在竹林里从山脚一直找到山顶，除了找到几根长出地面半米高、拳头般大的厚皮笋外，没找到一根像样的笋。这样的笋挖都不用挖，笋根都在泥面浅表处，直接折断就行。没找到笋我气馁得不得了，索性躺在地上休息了。

歇了好一会，还没见好哥他们上来，我就提着装着几根小笋的塑料袋往山下走。站在山上向下望去，发现我朋友和好哥仍然在原地周围转悠。

我拖着疲惫的步伐来到原地，一看不得了，地上扔满了大大小小的竹笋，足有几十根。朋友看到我从山上下来，问我挖了多少，我苦笑着晃晃了手中的塑料袋说：“喏，就这些！”朋友见此情况摇着头对我说：“你哪是找笋啊？你是走马观花。”

“挖笋不但要有方法，而且要花力气的。你锄头也不去动一下，哪能挖到地下的笋啊！”朋友好心数落着我。

朋友说，竹林里的竹子是分旺年和衰年的，有的竹子是旺年，有的竹子是衰年，竹子一年旺一年衰，旺年和衰年交替着。找笋要找竹叶如黛的旺竹，这些竹才会长笋，而那些叶黄枝枯的竹属于衰年竹，衰年竹不会长笋，即使会长也是个小身瘦的笋歪。朋友说笋要到清明节到了才会大势钻出地面，现在除了偶尔在浅表地面上长出的又老又瘦的一些小笋之外，大个笋都在地下，要挖到又白又胖又大的笋还是要花力气去耙掉覆盖在地上的残枝枯叶或浮土，才会发现想破土而出的笋。

朋友还教我看地裂找笋的方法，他说如果竹林地里发现泥土拱起或泥土开裂十有八九下面就有笋。我按朋友的方法躬着腰，仔细地在地上寻找了十来分钟，发现地上有个地方泥土松蓬，边上开了几条小裂缝，我用小铁镐耙了一下，果然看到了嫩黄的笋尖。

我生怕把胜利果实弄坏了，时而用铁镐挖，时而用手指小心地耙掉笋周围的泥土，用了好几分钟才完完整整地把这个笋挖了上来。

接下来我再也不投机取巧满山跑去找地面笋了，老老实实地围着一小块地慢慢找，并时不时用小铁镐耙耙泥土，不几下又挖了好几个泥下笋，到中午回家时，我已经挖了一塑料袋。看到我的胜利果实，朋友和好哥都给我竖起了大拇指。

这次挖笋让我收获颇丰，不但让我收获了美味，也让我收获了一些道理。做人做事一定得踏踏实实，这样才会有圆满的结果。否则一切都是徒劳。